

漳浦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浦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编

漳浦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漳浦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编

漳浦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分管领导:陈桂味

主 任:王文径

副 主 任:李林昌

委 员:蔡红茂 胡林桥 程德源

张茂琛 林祥瑞

漳浦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漳浦县政协主办

主 编 陈桂味

责任编辑 李林昌 林祥瑞

金浦新闻发展有限公司承印

2000年11月

证号:(漳)新出(2000)内书第107号

(内部使用)

《漳浦文史资料》第十九期

目 录

· 往事回忆录 ·

- 忆项南同志漳浦行 黄步翔(1)
参加革命队伍 解放漳浦 郑光星(7)
关于陈文平和陈焕彬的历史材料 李松辉(14)
几次革命战斗的回忆 林建德 高聿占整理(20)

· 政协活动与政协委员风采 ·

- 漳浦县政协各界人士学习组回顾 黄美成(25)
维修行业的一面旗帜
——记政协委员李来通 陈桂味(29)

农业 · 水利

- 漳浦开发山海热潮的兴起 陈国坚(34)
沙西镇“姓李埭”农业的发展 林智祥(42)
漳浦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陈章兴(48)

· 建设 ·

- 兴建漳浦西湖公园记事 沈淮森(69)

国家“八五”、“九五”计划

漳浦交通建设成绩斐然……………王文国(77)

教育·文化

漳浦县的师范教育……………柯清元 柯惠玲(89)

前进中的达志中学……………陈少华(94)

革命老区龙岭小学简史……………吴木信(97)

漳浦文化工作十年(1990~1999年)……………黄以结(101)

深入传统 变化出新

——林仲文书法简评……………虞卫毅(111)

虎踞龙盘今胜昔

漳浦县报业发展概述……………严利人(114)

漳浦西湖与咏西湖诗……………林祥瑞(128)

· 浦台关系 ·

浦台关系十年(1990~1999年)……………吴养元(132)

落实台属政策工作回顾……………翁镇南(146)

文物·风光

赵家堡里的《岫嵎碑》……………林仲文(148)

漳浦历代坊表……………林祥瑞(151)

漳浦县的旅游资源(下)……………王文径(174)

地名·风俗

漳浦城区新旧地名……………李林昌(181)

漳浦人社会观念的转变……………李林昌(188)

照片:西湖公园储英阁……………陈达文(封面)

“秋卿”坊、“节孝”坊……………王文径(插图)

忆项南同志漳浦行

· 黄步翔 ·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项南同志，在福建省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多次莅临漳浦检查指导工作。十多年来，漳浦人民沿着项南同志指引的念好“山海经”方向大踏步前进。开垦荒山荒坡，扩种果树；围海造地，发展海水养殖，一改过去贫困县的面貌，跃居全国水果、水产大县。如今，项南同志已离开人世二周年了，但他那亲切的音容，开拓的气魄，敏捷的思路，廉洁的作风，给漳浦干部、群众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一）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刚刚到福建上任的项南同志，第一次下乡时，就到漳浦调查研究。陪同前来的有省委常委温秀山，地委书记刘秉仁等诸位领导同志。当时，由于“左”的影响，漳浦还很穷。全县有一百多万亩秃头山，有五十多万亩浅水海滩待开发。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很低，农民纯收入人年均只有六十五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县委从实际出发，调整了生产方针，首先把粮食抓上去后，接着考虑向山向海发展，山上发展林、果、竹，海上发展鱼、虾、贝，耕地主攻粮、油、糖，加上办好工业，让人民群众迅速富裕起来。并把这一设想

制作了一个电控规划图。项南同志边听汇报边看图，一目了然。他立即肯定地说：“你们的想法提得好，你们是在干着一个伟大事业。今后，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前提下，就是要向新的领域进军，向山进军、向海进军，这样才能较快的发展。福建地少人多，这个历史状况短时间内改变不了。因此，对粮食生产一定不能松懈，但领导的注意力要放在抓新的发展领域方面”。

项南同志此来十分关心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当听到“牡蛎包产到户后发展很快，未承包前，社员为了争工分，把海蛎敲光了，资源受到破坏，承包之后，社员积极性高了，台风把放牡蛎的石头刮倒了，立即被社员扶起来。荔枝未承包前光开花不结果，承包之后，生产就上去了。水田迟包下去，冬季小麦减产了”，这些鲜明对比的情况汇报后，项书记高兴起来，鼓掌说：“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就是说社会主义能比资本主义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可我们干了二十年了，就不如人家发展快，怎能算是社会主义呢？现在，象你们这样搞法，生产力一定会很快发展上去，将来一定会超过资本主义。所以，我说你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受此教育和鼓舞，漳浦县委立即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万人大会，全面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于当年“八一”立下了开发山坡地，种果二百万株的“军令状”，实施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分户经营办法，提供资金、种苗、技术服务，在全县迅速掀起了一个向山向海进军的新高潮。

(二)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项南同志在省委常委温秀山、龙溪地区副专员黄长茂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再次到漳浦检查工作。这一年，漳浦的山海开发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山区的顶马甘蔗示范场建立了水果品种实验基地，在海边的竹屿盐场（原化工厂）建立了对虾育苗基地，并在省农行的大力支持下，建设了10个集体所有制林场，绿化了百万亩荒山。项南同志一行直奔顶马场实地检查，并在那里探索水果基地的发展方向。参加检查工作的同志就基地是办场还是办公司争论不下，办场（办厂）属生产型、办公司属生意型，项书记都不同意。他问我：“黄步翔，你懂不懂托拉斯，托拉斯就是跨国集团公司。”我说：“不懂，国内目前还不够通俗，我看基地还是叫做中心好”。项南同志思想开拓，思路敏捷，现场提笔亲自设计，把基地命名为漳浦县花果中心，并迅速地写出中心的宗旨：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权责利一元化，科研、推广、生产相结合。把贸工农体系定了位，把科研摆上了首位。同时，还为花果中心亲自设计了一个大门，横额是：“漳浦县花果中心”；对联是：“念好山海经，黄土变成金”。右边粉墙写上中心宗旨，左边粉墙划了一个花果山远景图。项书记要求县委在三年内把中心办起来，并当场题词，希望花果中心做到：四时有不谢之花，常年有不缺之果。

在汇报工作中，我们对没有完成“军令状”种果任务，荔枝树只种了120万株，又旱死了30多万株，还被讽刺为“大炮”的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检查。项南同志立即说：“孙中山先生

在号召国民推翻帝制时，不是也被人称为‘孙大炮’吗？大炮总比机关枪好，要干的人总比不干的人好。漳浦种了那么多的果树，是实炮不是空炮，要分清‘军令状’的功过是非，要正确对待敢说敢干的干部。你们不是要作检查，而是要受奖励。”项南同志一席话，大大鼓舞我们坚定了山海开发的信心，把我们思想进一步解放过来，提高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并于当年九月、十月先后建设起花果中心和水产开发中心。推动了全县山海开发的第二个高潮。

(三)

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项南同志在当时的省委常委贾庆林（后为福建省委书记，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张文良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又一次到漳浦视察。这时的漳浦大地生机勃勃，一片繁荣景象，满山遍野林果成荫，“蓝色牧场”碧海连片。花果中心在龙山建设一个水果品种园，一幢中心大楼（内设展览厅、专家室、储存库、加工厂）和一座望果亭，品种园引进了广东荔枝、泰国石榴、台湾杨桃等优良品种；三大海湾、二百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开发了万亩对虾池，发展和恢复了“古雷扇贝”、“霞美牡蛎”、“六鳌紫菜”、“佛昙鲷鱼”等各具特色的五个水产养殖基地。水产开发中心，8000多立方米水体的对虾育苗池配套齐全，动工兴建专家楼、千吨冷冻厂和千亩对虾基地。聘请专家育苗，引进台湾草虾等优良品种。全县山海开发已初具规模。

项南同志此行，对山对海作了全面检查。在望果亭上，对山峦起伏，一望无际的果树，心情特别舒畅（尔后，还为望果亭

题匾),在展览室了解优良品种,欣赏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郑思远的“龙溪漳浦行,调寄忆江南”的诗词:

闽南好,景色胜江南。六月荔枝红似火,秋来蕉叶绿荫繁,豪气满江山。

创业好,万马齐共奔。鹿溪模式顶马路,争分夺秒志凌云,歌颂拓荒人。

当天下午,项南同志有意地安排游览了名胜古迹赵家堡,项书记说:“这座宋城是全国少有,香港有个假宋城,漳浦有个真宋城,一定要保护整修好,这里距海边只有8公里,可以搞游泳区,添上游艇,把经济特区的客人引进来。”并亲自题词:“赵家堡里赵家人,富国富民带头人”。启发我们开发第三产业。

通过多次的调查研究,当天晚上,项南同志亲自接见了漳浦县委台湾工作部全体同志和外经等涉外部门负责同志,项书记说:“漳浦是一个开放县,开放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的东西打出去,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要有外汇,所以要打出去。你们漳浦什么能打出去,石头、对虾、石斑鱼、罐头、蔬菜等能打出去。漳浦离台湾近,离高雄更近,省委给你们一个任务,要发挥优势,通过渔民在海上与台湾搞小额贸易往来,把台湾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水果、水产、花卉、蔬菜等的优良品种引进来,只做不说,不登报、不宣传”。深夜,项书记亲自召集县委常委、副县长两套工作班子进行分工。漳浦县委坚决执行省委提出的这一伟大任务。书记抓山、副书记抓海,县长抓对台小额贸易和引进,把山海开发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八十年代后漳浦的对台小额贸易和引进

居全省之最，为建设闽台农业合作示范基地起了一个好头。加上引进一批世界银行山海开发贷款，在全县迅速形成向山向海进军的第三个高潮。

(四)

项南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年年亲自到漳浦视察，前后共六次，直至最后离开前，还带着新上任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同志到漳浦“交班”。

项南同志工作深入实际，每次下乡都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中巴士，把随从人员、新闻记者和当地领导统统叫到一辆车子上，边走边看边议边汇报。面对面领导，解决实际问题。他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图形式，不摆架子的为人，给我们下面工作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生活作风俭朴，要求严谨，三餐坚持“四菜一汤”，不得超标。省里有个别同志不适应鱼鲜，宾馆多加了一道素食，就受到指责。刚投产不久的“闽燕”啤酒，拿出来品尝，他喝了一杯，还带头交了一角钱。有次到一个农场检查工作，当地干部花钱买水果，挨了一顿批评。

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爱憎分明。对于那些忠诚党的事业，埋头苦干，立志改革的拓荒者，不仅敢于支持和爱护，而且“永远想在拓荒者中当一名小卒”。对于那些不干工作，不动脑筋，不作改革，四面讨好，妒贤忌能，挑剔诬告者，敢于大喝一声“不许诬告”。

在项南同志和省委的亲切关怀爱护下，漳浦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开拓进取，在短短的六、七年间，山海开发已取得了显

著成果。水果面积扩种了 8.5 万亩,水产养殖增加 9 万亩,其中:对虾面积从 187 亩,扩大至 38500 亩,为长江以南之最。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上升到 403 元。水果种植面积达到 48.9 万亩,现在已硕果累累,产量 35.4 万吨,居全国百强县的二十四位,水产养殖面积发展到 27.1 万亩,水产品产量 25.5 万吨,居全国百强县的第十五位,引进台资企业为全省最多,闽省海峡两岸首次花博会会场设在漳浦。

漳浦念“山海经”的成功之路,为项南同志树立了一座有形无言的丰碑。

参加革命队伍 解放漳浦

· 郑光星 ·

初踏征程

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1949 年 4 月初,厦门市工委提出“下乡打游击。迎接解放军南下”,把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在校地下党员转移到农村发挥作用,化整为零地防止国民党的破坏和不必要的牺牲。因此,党组织决定首批疏散几位厦大学生和省立厦门中学闽西南党支部主要成员赵孟如和我离开厦门,到闽南地委参加游击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没几天,赵孟如老师就找我传达党组织关于离校奔赴游击区的路

线、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并指定我的跟踪对象是赵老师。翌日早晨八点，我作学生打扮，带着简单行李和干粮，自个儿提前到了码头附近等着，一声长笛把我的视线转移到远处的海面上，一艘载货的外国大轮船正缓缓地从我眼前驶过，船尾的水翻起滚滚的浪花，还有两只“海豚”在船边时起时伏地互相追逐着，这时我伫立在岸边的空地上，左右顾盼，发现右边一小队国民党宪兵在巡逻，向码头靠近，引起我的警觉，转移到隐蔽处避过了宪兵的视线。一艘客轮正向码头停靠，不一会儿，旅客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走到码头走廊，赵老师也从远处向码头靠近。客轮响起一声汽笛，在向旅客们示意做好上船准备。旅客们在码头候船处经国民党军警验证后，走下台阶，争先恐后的上船。此时我控制着既激动也有点紧张的情绪，随人流向前挪动，前头赵老师已验证过关，我也出示学生证，经检查上了船。轮船上二个水手，一个开船一个收票。我刚上船坐稳，船就开了，离岸不远客轮就加速前进，终于顺利地离开厦门。十五分钟后，已到嵩屿码头岸边，待赵老师登岸有段距离后，我才跟着上岸，悄悄地跟着赵老师上了车。开车后，沿途上下车各站都有全副武装的蒋军士兵上车检查并盘问。到了漳州车站，虽没有再遇到国民党军警的盘查，但我仍然警惕地向周围观望和盯准赵老师的举动。下车后已是中午，赵老师走到旧桥头的一家小饭店吃饭，我与他互不打招呼，各吃各的。饭后赵老师继续赶路，我也在后跟着，不到一支香时间的路程，我发现不止是赵老师和我，前后还有零星几个人走在同一个方向，也在赶路，向山区挺进。走了大半天还没有走出敌占区，但天已快黑了，又不敢往村庄走。这时，有个人向我们示意，带

我们到村外隐蔽处休息，他自个儿进村联系，事后才知道他是程溪工作团的交通员，是负责接应我们的。不久，交通员和接头户为我们带来开水，并领着我们到村外不远的一个山洞过夜，山洞很宽畅，大约有七八平方米，地上已铺着稻草，足够住下我们这支小队伍。接头户为我们定下规矩：白天不准出洞，黑夜要轮流放哨，并和交通员定下了接头的暗号。我们遂各自解开行装，利用自带的干粮做晚餐。当天晚上，交通员又来对我们说：“明天白天不行军。因为还有几位同志没有到，也要等隔天夜晚找机会才能安全通过炮楼”。大家折腾一天，很疲倦，躺下便睡着了。

游击生活

清早，接头户送来早饭。饭后，交通员许昭明同志为我们讲了一些夜行军必须掌握的要领和注意的事项，如怎样互传口令，怎样联络，发现敌情怎样隐蔽和疏散，万一暴露了怎么办？通过交流，大家都有了充分的心理和应变准备。这时厦大学生已到齐，安排了行军次序：交通员带队领头，郑元在后掩护，赵孟如、罗春、颜明、丁丁、吴志诚和我居中。许昭明又一一叮嘱了相关的注意事项，鼓励大家过好关键性的这一天。夜幕来临，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有利时机，许昭明一声令下：“出发！”大家按照事先安排，一个紧接一个。通过一段山区小道的夜行军，已经望不见后头村庄的灯光，却看到前方不远处有灯光的闪烁。交通员提醒道：“准备通过敌人的“炮楼（碉堡）”。他领我们向左拐，朝长满茅草处摸黑前进，当队伍全通过一片松树林时，从身后传来敌人哼着京剧小调的声音。这时，交通员

从前头传话过来，继续赶路，加快步伐，尽快地脱离危险地带。到天刚亮时，已接近进入游击区范围，可以白天赶路。大家用过干粮，休息片刻，经过持续的爬山越岭急行军，黄昏前就到达了游击队所在地三坪革命老根据地。大家卸下背包，喜气洋洋地和游击队同志们逐个握手、会了师、聚了餐。

翌日，游击队负责人张亚挺同志派员护送。我们又开始了前往闽南地委机关的急行军。在往闽南地委机关的行军路上，有一溪涧，涧不宽、水不深，涧中满是小卵石和大石头，我们大家就下涧逆流而上，或涉水而行，或在石头上跳跃向前，据说从涧中走可不留痕迹，让敌人弄不清我们的去向。在涧中还看到有几位身着黑衫裤的游击队战士，背着军需品，边走边说说笑笑，经过一天艰巨的跋涉，终于在黄昏抵达了地委机关。那时由主持工作的卢叨同志热情接见我们。

当时地委机关在四面环山又非常隐蔽的山沟里。这个小天地，是利用山里的木、竹、茅草搭盖起来的既简陋又配套的草寮群。从此我们就过着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生活，既学习又参加各种锻炼。由于不能暴露目标，炊事员同志就坚持每日天亮前和黄昏后烧好饭。我们这班新入伍的同志，每天除吃两顿饭与休息外。其余时间就是安排有序的理论学习，看地委机关出版的前哨报、写个人心得体会；进行军事训练、开展文娱活动，期间还参加过新战士入党宣誓。我们在白区入党没有参加过宣誓的党员也参加了。经过一个月的整训后，大家服从组织上的派遣、分配到靖和浦县工委安排到各工作团，正式走上了革命征途。

工作团活动

我先分配在何清标工作团，工作范围是平和的欧寮和南靖的小龙溪一带。后来又调到许金全工作团，工作范围是石榴的田寮、长兴和梅林一带。当时县工委给工作团的任务是按各工作团的工作地域范围，充分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和我们联系，巩固老区革命根据地，向外围发展游击区的关系户，依靠他们提供线索，向地主官僚派粮筹款和军需品，为壮大游击队伍筹足粮草和经费，逐步扩大游击区。我们的工作方式是白天在革命根据地宣传党的政策，动员老区革命人民继续发扬根据地的优良传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有时白天敌情清楚，可以白天活动就白天活动。记得革命群众给我们可靠的情报，得知小龙溪的白军换防，我们工作团就利用白军调防空隙之机，于进圩场找地主保长筹粮派款的同时，找到贫雇农发展了红点户。但以往大多是在夜间才有活动，尽量不与敌人相遇，遇到敌情，能打过对方就打，打不赢就不打无把握的战。到漳浦县解放前夕，两个工作团把游击区扩展到刘后和梅林一带（距县城分别为 10 公里和 4 公里）。这时在靖和浦县工委领导和部署下，各工作团开展了对伪职人员进行投诚起义、弃暗投明、立功授奖的有关政策教育，起到了对南浦和石榴区署的国民党官兵分化瓦解的作用，愿意与国民党决裂，服从共产党领导，和我们工作团达成协议，和平解放了小龙溪、石榴坂。随后，于 9 月中旬，各工作团集中石榴，研究解放漳浦县城。1949 年 9 月 19 日漳州解放，国民党漳浦县长翁化清潜逃，警察武装人员撤离县城退驻溪南。在这样县城空虚的有利

时机，在我独立大队武装力量去解放官浔、长桥未归的情况下，各工作团领导根据靖和浦县工委的统一部署精神决定通过溪南、城关地下党组织进一步对国民党县党部、警察开展政治攻势，抓紧达成和平解放协议。接受放下武器，投诚起义，警察武装暂驻溪南待命。

解放漳浦县城

1949年9月23日，各工作团全体成员（除分工留守石榴、南浦外），从石榴坂出发，由起义人员吴金龙带路，向县城进军。当时行军队伍有的用自行车载，有的步行，路过梅东、梅西、直达县城西门进城。虽然同志们都十分警觉，手紧握枪柄，子弹上膛待候，却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和设障，也没有发出一枪一弹，顺利地通过城内街道，当进入有条石铺砌的西大街南端，只看到街道两旁的店门、店窗，有的开着做买卖，有的闭门从窗口探出头来观望，街头上两旁围观者多是小孩。队伍从准堤室巷口拐进不上几十米，见到一座旧祠堂，大门左旁挂着“漳浦县商会”的牌子，大家走进大门，一直往大厅列队坐下。当时就座的有何清标、杨和文、许金全、陈国俊、赵孟如、肖岱、郑星光、罗春、吴志诚、蔡国才、林田税、郑元、颜明等近二十位同志，漳浦县地方维护委员会负责人徐晓峰先生出面会见我们，他在讲话中代表国民党县党部、政府双方，宣布起义投诚，欢迎靖和浦县工委各工作团接管漳浦。这一天真是漳浦和平解放日。

当天下午三时左右，就是我们工作团同志们进城约半个时辰，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某团参谋长由革命群众带路